

我们为何对平凡人生身怀恐惧

□ 梁晓声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听的人不必太认真。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了。而所谓不平凡的人生,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

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

十几年前出访法国,与马赛市一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有过交谈。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汽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囪的市长。他说市长的薪水

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的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郴州领导一开始并不想要那一堆木料,他拒绝了工地主任的好意。我不要木料,我家也不需要木料,领导说。工地主任媚笑着说:“这是我们工地仅有的最好的木料,可以做最流行的家具,送给你是我们工地几位负责人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领导沉默了一会,还是拒绝道:“不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木料我绝对不能收。”

工地主任发觉了领导的沉默,误以为领导同意了,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木料用汽车从工地拉了出去,送到了领导家中。碰巧当晚领导不在家。领导不在家,但领导妻子在家。领导的妻子问:“谁让你们送的木料?”

工地主任答:“领导。”

领导妻子信以为真,收下了木料。

但工地副主任向上级纪委举报了。工地副主任早就看不惯工地主任经常用公家物品向领导行贿的丑事。那天晚上,给领导拉木料时,工地上几位负责人,包括副主任在内,都在工地上。给领导拉完木料之后,工地主任说:“下边该我们自己了。这余下一堆木料,我们几个分了。”

只有工地副主任说啥也不要木料。

工地主任笑了:“你不要木料,是不是要整我们?不过,量你也不是那块‘料’……”

工地副主任思考了几天几夜,最后,拨通了纪委的电话,将工地主任他们的事给捅了出去……

为这,领导受了影响,但事出有因,这事对领导影响不大。领导还当他的领导。

一年后,又有一个新的大型工地需要派一个工地主任去负责。研究人选时,领导说:“叫那个工地副主任去吧,他去新工地主任蛮合适。”

事情就这样定了。有一次,领导去新工地检查工作,中午,工地主任请领导一同吃饭,饭菜是在工人食堂打的份饭,一盒青椒炒肉,一盒大米饭。

两人吃得挺香。工地主任想起什么,忽然低声问领导:“那次我举报你们拿工地木料的事,你真的不生气?为什么偏偏推荐我来这个新工地负责呢?”

领导哈哈笑了:“小子,因为你是一块好‘料’。放在这个工地,我放心。”

工地主任望着领导憨厚纯真的笑容,想:“领导,你在我心目中,也是一块好‘料’呀!”他想起把这句话给领导听,但张了几次嘴,也没说出来……

好料

张才行

花篮儿香
王纯祥画

百鸟林

儿时的月亮

茶陵监狱 卢志科

“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了月亮……”很喜欢听宋祖英的这首《望月》,它常常勾起我童年的美好回忆,激起我心中的波澜。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由外婆带大。有月光的夜里,小伙伴们总喜欢聚在晒谷坪上玩耍,晒谷坪旁有几棵古老的大樟树,我们就在樟树之间追逐着,闹腾着。村里的老人们也三三两两地搬出太师椅歇凉,拿着蒲扇,唧唧呀呀地在月光下摇着。玩累了,我们会托着下巴,央求着老人讲故事,例如嫦娥奔月、七仙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几个伙伴常常爬到樟树上,期待着能有仙丹如果实一样结在上面,可是寻了很多次,都是失望而归。后来外婆告诉我,仙丹可以在书里面找到,于是我开始喜欢上读书,特别喜欢科幻小说,我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这时候形成的。

农村里,孩子是很期待过中秋的,因为各家各户都要自己做月饼、炸油粑粑。中秋节的晚上,全村人都会围坐在一个大祠堂前坪,各家把做好的月饼、糖油粑粑以及柚子、柑子、糖果、花生等一大堆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很是热闹。

如今,当年给我讲故事的外婆早已不在了,与我一起听故事的孩子们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各奔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儿时的那些欢乐和真挚,是不是还记得儿时的那个月亮,皎洁、纯净地挂在我们的上空……

恋爱与考试的辩证关系

□ 小可

林君是我一同事,著名的“严师”。他上课必点名,三次不到平时成绩为零,考试从来不划重点,抄袭一律试卷作废,每次期末,哀鸿遍野。他说:“我的眼里不揉沙子。”

这也切实体现在他的生活中:林君今年三十有四,相貌不凡才华横溢,却一直没有解决个人问题。

一开始,他打算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来一场堪比《窗外》的校园恋爱。还真有一群小姑娘围在他身边。他颇为自身魅力骄傲,但他不知道,他能受到萝莉们的追捧完全靠一张和某穿越剧男主角相似的脸,这电视剧是春天开始流行的,到了夏天,他就因为期末考试题目

太难被集体唾弃了。他也走过相亲路,过程堪比电影《非诚勿扰》。他还加入了某著名婚恋网站,差点在一众如梦似幻的照片中挑花了眼。后来他选择了更科学的筛选法:先按照年龄,选择25岁到35岁;继而是相貌,没有照片一概不要;再然后是业余爱好,琴棋书画电影旅行至少热爱一样;最后是“坚决不要”,包括无固定工作的太爱打扮的依赖性太强的小气爱吃醋的,哦,女博士也坚决不要。

如此艰难的寻找,他还真找到一个,可惜只谈了三个月就宣告结束,理由特别无厘头,也特别小清新:他喜欢古典民乐,对方热爱西方交响乐,在新年音乐会应该听哪场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争

执,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互相抖搂出对方不会做饭、喜欢吃大蒜、脚臭爱出汗、写诗不押韵等缺点。他转述的时候,我们听得哈哈大笑,欢乐场面远起春晚。

新的一年开始了,林君依然在寻觅,但我总觉得我们办公室老大姐的话更有哲理:老林,你非得把恋爱当成是不划重点的闭卷考试,挂科的人能不多么?你就当它是开卷考,遇到顺眼的姑娘,差不多就让她过吧。

顺眼的姑娘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年底的期末考试,林君的学生没有不及格的了。

野渡

石门县白云中学 贾仕平

水湾,一艘小船
隐在那蓬齐腰深的草丛里
船舱里装着松涛的声音
和秋果的嫣红
它有些醉了
醉得身子不时颤抖

这是一个悄然而成的野渡
看不见码头
也听不见喧嚣
安静的水湾里
让人感觉到山水气息收放的舒缓
感觉到它流动在岁月里的安详

坐船人去了哪里
艄公又去了哪里
这里所有的生命都知道
但它们不说
它们默默地捂着一个个谜底
试图完成一个伟大的承诺

风追赶着
一层一层的波浪
没头没脑地闯入水湾
胡乱摆着野渡的脉络
踩着野渡的经纬
惊起的碎光如音律般在水面跳跃

野渡太静谧了
我不能让它的静谧侵入我的骨髓
否则我会忘了归路
我要离开
可小船却紧紧拽着我的目光
我闭了眼在船头为它安放了一个愿望

美文帖

只为一个拥抱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国军

我是在深夜遇到他的。

男人提着大包小包,在路口来回走动。一问,才知道他只愿意出十块钱,没有的士愿意载他。见我准备离开,男人苦求说:“兄弟,我知道少了,可是就这么多,再不过去,我这趟算是白来了。”

一路上,男人总是焦急地看着他的车票,又不停地问我时间。我这才知道,男人约好了和家人在火车站见面,然后,又要匆匆离去。也许是兴奋,男人一个劲地聊着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才一岁,就知道喊爸爸了。

我不禁问他:“既然决定回来,为什么不多待几天?”男人摊开手:“我也想啊,领导也批了假,这不才下车,又有新任务了,没我去,又不能开工,我总不能因为我耽误整个工程队的时间,就只好在火车站拥抱一下了。”

“就只为一个拥抱?”我不禁更好奇了,“那还不如等下次工程结束了,再回来好好休息几天。”男人笑着说:“还是见见吧。你也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成年累月都在外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见到亲人,哪怕一个拥抱,那才是我们努力拼搏的动力和源泉。”

我被男人的话深深感动了。他在外边风吹雨淋,赶了几天几夜火车,已经很累了,但在他脸上看不到半点憔悴和失望。

我不再说话,认真开着车,只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好让这个拥抱的时间能长一点,再长一点。